



评论

永怀读书思索的慧根

■洪辉煌

李书磊同志有篇美文,题目叫《宦读人生》,谈读书与做官的关系。文章短小精悍、立意新颖、金句频出,读后令我过目难忘。作者认为,“读书做官”虽好但失之于功利,而“做官读书”则更值得欣赏。做官还能保持读书的雅兴,才是真修炼。作者又说,做官是大俗,读书是大雅,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最后归纳,无论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便能达到人的圆满和完善。

读倪怡方和他的散文集《龙眼花正开》,想到了《宦读人生》,仿佛触摸到怡方“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进入他活色生香的精神世界。

怡方小时候跟随父亲的职务调动,在福州、漳州、泉州之间多次转学。高中毕业即赴知青农场“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考入师专中文系深造,毕业于教于中学、中专。之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转岗市直机关,开启从政生涯,先后在组织部、港口局、安监局任职。他一路走来,传承家风,正道直行,担当履职,始终如一。

有道是,一个人的精神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受家庭熏陶,怡方“对书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上幼儿园时便迷上小人书,此后随着年龄增长,更为自觉,阅读面也更广,走上领导岗位后没有丝毫松懈。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好看”的武侠小说、难啃的哲学论著、热门长篇小说、热播电视剧,等等,都上了他的阅读清单,成为他如影随形的贴心知己。读书不仅提高了他的政治业务素养,增添书卷气,而且为他的写作奠定扎实的根基。大学期间就练笔写作,与一群同学编选《龙眼花》作品集。从政后把读书与思考的收获转化为公务文件材料的真知灼见。退休后写作热情充分释放,创作了数以百计的散文随笔,发表于多种报纸杂志。他的散文集取名《龙眼花正开》,寄寓着对文学理想初萌的怀念和一如既往的坚守。

《龙眼花正开》里多为记叙散文,篇幅不长,取材集中围绕两方面,一是忆旧怀亲,二是乡土民俗。异域游记和杂感占小部分。全书写作上有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真实可信可感。真实性是散文基本的审美特征,怡

方有好记性而且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写作准备充分。他自觉遵循写真人真事、抒真情实感的规则,写人注重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性格逻辑,写事写物能写出不同时期生活的质感,较具可读性。另外,对泉州人文历史的解读,也是比较准确到位。二是主体形象鲜明。怡方的散文多采第一人称视角,写亲身观察、经历、体验,心怀敞亮,不掩好恶,也勇于解剖自己。从单篇看,写的是一鳞半爪、零碎片段,但整体拼图,却是记叙了“我”人成长成熟的轨迹和心路历程,因而可以作为怡方的个人回忆录来读。三是情感真挚细腻。思想启迪和情感表达的交织构成现代散文的核心。怡方写人记事多采用夹叙夹议手法,“叙”自然随性,贴近生活;“议”注意节制,没有空洞感。情感抒发是附着于人物的言行和事件的推进,通过鲜活细节传达出来,因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四是文风自然朴实。怡方不急功近利,创作心态平和,有感而发。他注重构思,选择恰当的叙事策略,使文章承转有致、前后照应。他的作品主题明晰、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实可作为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参考范本。



悦读

月照风车 玉碎尘埃

■苏柳琦

有时觉得,这世界的夜空,是需要一些痴人的星辰来点缀的。譬如那两位:一位是无故寻愁觅恨的怡红公子,一位是战风车的愁容骑士。一个活在精致的温柔乡,一个闯入粗粝的乡野间。他们迎面走去,毫不相干,却在我的遥想中,被同一束理想的光照着,身影奇异而又悲伤地重叠了。那光,来自他们那高举着注定要碎在现实岩壁上的梦!

贾宝玉的梦是悬在花影月色里的一滴清露。他不要仕途经济的青云路,偏要在裙裾围绕中,寻觅未被礼法玷污的情。他的理想,是为情字立法,在森严秩序里,辟一座大观园那般洁净的乌托邦。他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字字血泪,那是为一个被唾弃的生命举行最隆重的祭奠;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是对浊世最天真也最决绝的叛离。这理想光华既璀璨也脆弱不堪。最终,那阵来自家族与宫廷的罡风,吹散姹紫嫣红,吹熄他心头痴情的灯。玉碎了,他披上猩红斗篷,走入那白茫茫的大地,去做那理想主义的殉道者。

而堂吉诃德的梦是插在拉曼却荒野上的一杆生锈长矛。他的理想,不在闺阁,而在旷野;不求情的灵韵,但求义的伟力,他偏要在精明算计的黑铁时代复活那黄金时代扶弱锄强、捍卫正义的骑士精神。于是,在他眼里,羊群成了敌军,风车成了巨人。他的每一次冲锋,都是理想向现实发起的最堂吉诃德式的进攻。旁人笑他痴癫,笑他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可谁见那荒唐下奔涌的,是一股近乎悲壮颓唐地将倾斜世界扳回正道的热望?直到最后,他从迷梦中醒来,承认自己只是善人阿隆索·吉哈诺,那杆理想的长矛才真正折断。他的死,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一次体面而凄凉的缴械。

一个是向内,向心灵幽微处掘进,寻情之永恒;一个是向外,向世界辽阔处冲撞,践义之准则:贾宝玉的战场在绣榻纱窗间,堂吉诃德的战场在古道斜阳上。他们的理想质地不同,却共享同一种悲剧宿命的光辉,恰恰由于不合时宜,他们像两个固执的道义者,在众人沉入功利酣睡时独自清醒地点一盏名叫“理想”的风灯。那灯光照不亮庞大的黑夜,却刺痛了习惯黑暗的眼睛。

这许是他们留给后世最深的哲理吧。理想的价值,从来不在其能否周全实现,而在于它本身那照亮存在的光辉。贾宝玉与堂吉诃德以一种惨烈的失败之美向我们昭示着那人之为人的高贵,即为一个心中无价之物甘愿去痴,去狂,去头破血流,去焚身以火亦在所不辞。

夜深,合页,大观园的月色与拉曼却荒原的风声仿佛一同漫进斗室。一声叹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与一句高喊“前进,勇敢的骑士!”交织回响。他们终是消失于雪地,倒卧于病榻,但那盏用生命点燃的风灯,那缕理想的光,却幽幽地恒久地亮着,照亮后来每一个不甘匍匐的灵魂,也轻轻提醒我们:在这坚硬的世上,永远要为心底那片柔软而不切实际的月光留一个位置,那或许正是我们作为人能够挺直脊梁的最后,也是最初的缘由!



观影看剧

以侨批为信 守半生情义

■房小铃

“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这句出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台词,讲的是一个人在漫长岁月里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的春天。

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听”的电影。不是因为潮汕方言叙事难以理解,而是它弃用了密集的高潮剧情,转而把镜头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晾衣服、腌橄榄菜、祭拜月娘,坐在门口发呆……这些看似“无用”的镜头,最耐人寻味。

影片的核心叙事结构巧妙:孙子晓伟为还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最终带回的消息却是阿公早已去世,那个与阿嬷通信半生的“阿公”,实则是一位名叫谢南枝的陌生女子。就当我们以为这个反转会被处理成戏剧性的情感爆发点时,导演却将郑木生的死一笔带过,没有闪回,没有配乐煽情,阿嬷在得知真相后也未曾痛哭,只是撑着伞,默默走向厨房,去看那锅凉掉的橄榄菜。

这是整部电影最动人的瞬间,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悲伤从来不是号啕大哭,而是生活里某个



再也回不去的日常。凉掉的橄榄菜,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

从电影美学角度看,这种“淡”恰恰是最高级的“浓”。影片放弃了大多数商业片依赖的外部冲突和情感催泪弹,转而采用一种近乎纪录片式的克制语调。素人演员饰演的阿嬷,没有任何表演痕迹,她守望的姿态不是戏剧化的等待,而是极为具体的生活本身:做饭、带孩子、收信、回信。恰恰是这种具体,让观众在不知

不觉间被卷入人物的命运,流下的不是被“催”出的眼泪,而是发自内心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完成了对“侨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影像转化。侨批是信与钱的结合体,承载了华侨华人与故土之间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但《给阿嬷的情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把侨批处理成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让它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侠义与善意的载体。谢南枝这个角色的设定尤其动人,她不是郑木生的恋人,不是阿嬷的情敌,而是一个感念恩情、替人代书的陌生女子。她用半生的书信,守护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对爱的信念。这种超越血缘、跨越性别、不计回报的守望,或许才是中国人骨血里最深沉的情义。

在信息秒回、视频即时的今天,这部电影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从前慢”,那时君子重诺,书信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人用全部的生命在书写。

江海万里,纸短情长。这部电影是一封写给所有中国人的家书,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刻在骨血里的情义、责任与坚守,都永远值得守望。



投稿邮箱: dzn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 0595-22500109